

紅樓舊事

林衡道

紀念臺灣光復，來談些臺北市光復以前的舊事。

日治時期大正十年，就是我們的民國十年，那時我是九歲的學童，寄宿在臺北市新起町的一位日本老師家中。新起町就是現在的內江街，從老師的家走兩三分鐘就到以紅磚建蓋的八角樓——新起街市場。大正九年，新起街已經改稱為新起町了，但市場仍舊稱為新起街市場，因為在於西門外，也有人叫它西門市場。

現在的紅樓就是當年的新起街市場，仍舊是一座以紅磚建造的八角樓。這市場在當時是以日本人為顧客臺北市最高級的市場。西門內的本町（今重慶南路）、榮町（今衡陽路）、京町（今博愛路），都是清一色日本人大商家密集的地點，這方面的日本大商家的主婦、下女，早晨都是來新起街市場買菜，西門外的新起町、築地町（成都路底）一帶也有很多日本人的小商人和臺灣人民雜居，這些日本人當然也都是新起街市場的固定顧客。

擁有如上眾多日人顧客的新起街市場，每一個攤位營業成績都非常佳勝，到了日治最後數年，由於日閥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，日用物資全歸政府管理配給，市場成為無用之長物，於是始關門大吉。至光復以後，這市場的大廈，被改為戲院而稱為紅樓而至今日。

日治大正十年（民國十年）時份的新起街市場，樓下銷售食品。魚、肉、蔬菜、水果，應有盡有。日本人視赤鯛、

黑鯛、松鯛為佳肴，也喜歡吃龍蝦。冬天爭購烏魚子，為送禮之物。日本人最喜歡吃鹹菜，各種日本式鹹菜銷路最佳。有鹹鮭魚，日本魚丸等大衆化的菜色。水果，高價的有椪柑，低價的則有香蕉。

這市場樓上除食品外，也經售布料、雜貨、糖果、點心、玩具等。當年這市場所經售大衆化的糖果、點心，就是森永牛奶糖、豆沙甜麵包、銅鑼燒、壽司等等；玩具則有手槍、望遠鏡、畫有武士圖繪的紙牌等等；都是日本出產的廉價之物。當然的市場裏也經售各種日本酒、啤酒，以及汽水、冰品等各種飲料。插有玻璃珠的小汽水，最受小孩子的喜愛。

新起街市場門外西門圓環，有臺灣最聞名的電影院世界館和新世界館。這市場西邊西寧南路又有一家電影院，叫芳乃亭。新、舊世界館都是上演西洋影片，大正十一年時分，演過卓別林的「黃金狂時代」，也演過「孤星淚」，這些都是非常賣座的無聲電影影片。

芳乃亭在於光復後國賓戲院的地點，專演日本國產武俠片。因為當年仍是無聲電影的時代，上述幾家電影院當然都是有人坐在戲台上以日語說明詳細劇情。這樣的說明人日語稱為「辯士」。

現時的日語，電影叫做「映畫」。當年尚未有「映畫」這樣時髦的名詞。將電影稱為「活動寫真」，電影院稱為「

活動小屋」。

站在新起街市場的門外，舉目觀望，隔著縱貫鐵路對面屹立著濃咖啡色的三層大廈，那就是臺灣總督府所辦臺灣日日新聞社，光復以後改建為新生戲院，現在是空地。日治時期，名儒章太炎曾經受聘來臺北，擔任過這一家新聞社的漢文版記者，由於他所寫的社論常常諷刺日人當局，終於被迫離開臺灣而回去。此間情形，現在知道的人，並不很多。

新起街市場，隔一條馬路，對面就是現時的成都路臺灣省天后宮。此處本來是一間日本人的佛寺，其正式名稱記不清了，由於寺內庭院立有一尊弘法大師銅像，也有人叫它弘法寺。

日本高僧弘法大師，唐代留學中國，創設真言宗，是為密宗之一派。日本佛教徒中信仰弘法大師者為數極多，他們組織有一「大師會」，經常組團巡禮大師的聖跡。

成都路臺灣省天后宮，至今庭院中仍舊屹立一尊弘法大師的銅像，因而日本的「大師會」每年都組織幾個團體，使他們來臺膜拜這一大師之像。這一尊弘法大師像是站在一座又高又大的水泥圓塔之上。據說：塔內藏有千卷之佛經，因而備受佛教信徒的尊崇。

臺灣省天后宮的門外，光復後已經拆毀了，從前有一座規模極小的稻荷神社，供奉日本的稻荷大明神。此神在古代日本原是一種農業之神，保護五穀豐收為其任務。到了江戶時代商業資本發展，都市裏產生出來商人階級以後，此神在都市裏就變質而成為保護商人發財之財神。

新起街市場外的這一座稻荷神社，是由附近日本小商人合建起來的。在神社華表之下，供奉有一對石彫狐狸之像，

使過路的臺灣人民對它側目。因為在臺灣風俗中，狐狸是種可怕的妖精。

日本人視狐狸為稻荷神的使者，所以對它也很崇拜。常常有中年的日本婦人帶些豆腐干煎來供在這一對狐狸面前，然後對它虔心禮拜。因為狐狸的皮毛是黃色，豆腐干煎也是同樣的黃色，所以日本人認為神的使者狐狸必會嘉納他們所供的豆腐干煎。

日本人的歲時節令，自明治維新以後，除春分等若干例外，其餘都改用太陽曆。每年陽曆十二月過了一半，上列各地區日本人家主婦，就到新起街市場買些年貨。日本人的年貨，除麻糬外，主要的是赤鯛、龍蝦、柴魚、海帶、海苔等等，以及各種日本出產的魚子。此外她們也買臺灣名產之椪柑和烏魚子為送禮之物。

當然的，大官的家庭、豪商巨賈的家庭，主婦不會上市場，是由商人必恭必敬的送貨到家由她們選購，而且商人手中都拿有一本「通帳」，何物賣了多少，以毛筆都記在這一本帳簿上面，到月底才來結帳。以「通帳」購物，必然比市場貴得多，但這是闊太太排架子，貪懶所付出的代價。

臺灣出產的烏魚子銷路最佳，由於烏魚子形狀酷以唐代的墨，所以日語叫做「唐墨」，住在臺灣的日本商人爭購此物，過年時向官廳人物送禮，因為在臺灣就產生出來一句臺灣日語「唐墨政策」，意謂向官廳人物送禮巴結。這樣的日語，祇通用於臺灣，在日本內地並不通用。

日本人掃墓是在春分當天，依照佛教的思考模式，稱為「彼岸中日」。這天，在臺北有墓的人家，一家老小相率前往三板橋墓地掃墓。三板橋在於今林森北路南京東路口附近

，日本人的掃墓是帶一水桶上墓，然後用桶中之水洗墓，同時也供一些鮮花，是以，掃墓之日，到新起街市場去買花的人很多。

三月三日、五月五日，是日本人的女兒節和男兒節，小商人、小市民家庭的主婦又少不得到新起街市場去買些日式甜點、糖果、水果之類分與小孩，讓他們得過了一個快樂的節日。

日本人的風俗，晚春初夏之交，選擇一個晚上，全家老小相率前往野外捕獲螢火蟲，裝入小籠中欣賞，習以為常。螢火蟲，在日本王朝時代古典文學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，如「枕草紙」「源氏物語」等名著中，處處都有讚美螢光的文字。

到野外去捕獲螢火蟲，日語稱為「螢狩」，裝螢火蟲的小籠，稱為「螢籠」，形狀嬌小可愛。到晚春初夏之交，到新起街市場，就可以買到此物。

日本人的風俗，親戚朋友之間的送禮，一年有兩次，歲暮一次，七月普渡時再一次。所以陽曆七月日本人的普渡將到，日籍的小商人、小市民就要到新起街市場去買些廉價的禮物，以便致贈親友。

當年住在臺灣的日本人，患有懷鄉病的人占多。人人都須要常常回去日本內地探親，藉以調整他們的心理不平衡。回去日本內地探親，總要帶些臺灣的土產回去致送家族、親友。最廉價的臺灣土產無非是芭蕉飴之類。要買這種價廉物美之物，不必前往大小店舖，而到新起街市場就可以辦到。

八月中秋，日本人拜月亮，通常是設一小案，案上擺設花瓶、果盤之類。花瓶必須插些蘆葦，不得插花。兩個果盤

，一個擺點栗子，一個擺點「糰子」，所謂糰子就是圓子。日本人吃圓子不煮湯，而吃乾的，五個圓子插在一根小竹籤，稱為「串糰子」。中秋節所需要的蘆葦、栗子、圓子，當然的都要到新起街市場去才買得到。

臺灣不出產栗子，市場所賣的栗子，大多來自日本內地。此外，還有來自中國大陸的「天津甘栗」，但此物不得當作供品，拿來拜月。

如上所述，新起街市場，完全是為了供應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而設立的，這市場的營業與臺灣人民生活沒有多大的關聯，是故光復以後就不再當作市場使用而改為演唱紹興戲等，亦不受到任何方面的反彈和抗議。（完）

作者簡介

林銑道，男，臺北縣人，民國四年五月二日生，畢業日本仙臺東北帝國大學經濟學科，曾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委員，革命實踐研究院輔導委員、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，並在東吳、淡江、東海等各大學執教。著有「鯤島探源」等有關臺灣歷史之單行本三十種。



林衡道教授於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（下午二—五時）帶領熱心認識萬華古街風貌之人士於「踩街」前先在萬華祖師廟講述艋舺發展史。該次勘考由張炎憲教授策畫並全程參與，莊紫蓉（中持錄音機者）、高淑媛紀錄。